

資治通鑑

冊十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二起屠維赤奮若盡著雍闍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驚字太孫驚之字曰俊應劭曰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宣帝尊史皇孫曰悼考石顯

遷長信中太僕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秩中二千石顯既

失倚離權顯嬖於元帝帝崩為失倚自中書令樞機之官遷太后宮官為離權離力智翻於是丞相

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

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死顯故濟南人師古曰憊音悶諸所交結

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

菟音塗守式又翻

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

姓譜伊姓出於伊尹

司隸校

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

劾戶概翻又戶得翻

知顯

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

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

義皆不道在赦令前

去年七月大赦

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

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

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

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衡封樂安侯

天子以

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

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

以詔書慰撫不許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

為河間王

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兵器之所藏故置令

有星孛

于營室

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
一曰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亭蒲內翻

赦天

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

侯

恩澤侯表安成侯食邑於汝南

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

月黃霧四塞

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師古曰塞滿也言

四方皆滿塞悉則翻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

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

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

故天為見異

師古曰見顯示也為于偽翻見賢遍翻

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

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

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

師古曰凝謂不通也

陰陽不和

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劾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案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疆宗

豪右田宅踰制以疆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

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

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執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

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量音良郡縣

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

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

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即到翻來郎代翻余謂來讀如字亦通夫人道不通則陰

陽否隔否皮鄙翻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况上之人乎

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

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東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

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

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賢遍翻

汾陰祠

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壅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甘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

甘泉河東之祠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定南北郊上從之

及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

駒龍馬石壇之屬

衡又言甘泉泰時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壅鸞路駢駒寓龍

非古於是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秦作時於雍以祠上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至

漢高帝立北時祠黑帝而五時具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至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時陳寶者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

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以應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衡以為不應禮皆奏罷之雍於用

翻時音止皆從匡衡之請也幸已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

奉郊縣

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並赦之余按帝紀二縣長安及長陵也

及中都官耐罪徒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髡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

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說則音乃

代翻其義亦兩通耐謂頗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翻又先廉翻而功臣表宣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減天

下賦錢算四十

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

閏月以渭城延陵

亭部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

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

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故選嘉

女以配太子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好呼到翻及

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

杜欽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也欽傳軍下更有軍字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

以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贊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古之約以

刺今之奢也 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

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復扶又翻塞悉則翻故后妃有貞淑之行行下孟翻

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

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

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

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覓翻

適讀曰嫡下亦同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獻晉

公嬖驪姬驪姬欲立其子讒世子申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

有適嗣方鄉術入學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

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下孟翻

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灋師古曰惟求淑質無

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世法也技渠綺翻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

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少詩照翻小卞之作可為寒心詩小雅也

張晏曰小卞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贊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卞

音盤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

有鳳不能自立灋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

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裨

正闕失

數所角翻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夏大旱

匈

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

氏

長知兩翻下同闕於乾翻氏音支下同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音子余翻下且麋胥

同車昌遮翻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闕氏

少詩照翻下同

生四子

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

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顓渠

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

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

安

復扶又翻下同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

師古曰創音初亮翻艾讀曰又

且

莫車年少

少詩照翻下同

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闕氏

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

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舍讀曰捨

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

陶莫臯卒子恤翻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

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累力追翻賢曰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

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

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谷音鹿蠡盧奚翻囊知牙斯為右

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

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

皆其夫家氏族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

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蹂音入

九翻躪音藺老弱號呼號戶高翻呼火故翻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

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上時掌翻下同羣臣皆從鳳議

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

曰冒蒙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

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訛也洽直吏翻

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

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數所角翻

而鳳大

慙自恨失言

為王鳳排斥王商張本

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

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賜

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朝直遙翻

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

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

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

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

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

將害繼嗣之咎

此蓋指許后及班婕妤也

越雋山崩

丁丑匡衡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

為庶人

衡本封臨淮郡僮縣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後誤封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

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女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二

漢書五行志亳作橐

孟康曰橐肥累皆縣名故屬真定師古曰橐音工老翻累音力追翻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

員五人

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

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帝乃罷其官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

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帝置五人有二公曹主斷獄事

三月甲申以

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夏上悉召前所舉直

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

是時上委政王鳳

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

師古曰柄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

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葷粥

冒頓之患

董許云翻師古曰粥音弋六翻太史公曰唐虞以上有葷粥孟子曰太王事獯粥冒頓為患見高惠呂后紀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

趙佗見高惠呂后孝文紀呂嘉見孝武紀難乃旦翻

三垂晏然

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

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執吳楚梁見孝景紀燕見孝昭紀百官盤互

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

曰申伯周申后之父余據詩崧高云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况王鳳也洞洞屬屬師古

曰洞洞敬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翻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

亂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也余按莽通即馬通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後元元年安陽侯事見二十三卷昭帝

元鳳元年霍禹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地節四年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

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暗昧之警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暗與暗

同又音一感翻警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余謂舍置也讀曰捨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師古曰倚依也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陞為大不可也

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

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湛持林翻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

人人更進覆敷又翻施式智翻更工衡翻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

避嘗字

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紙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

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宮故永為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毋論年齒推

夔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

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後宮女史使令有

直意者鄭玄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令音力成翻廣求於微賤

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愠

師古曰釋散也愠於問翻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翻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

擢永為光祿大夫 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秋桃李實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先

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據溝洫志遂言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兗州

東郡分水為界先悉薦翻遂七倫翻土壤輕脆易傷易以歧翻頃所以闕無大害

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闕稀也今屯氏河塞靈

鳴犢口又益不利屯氏河塞見上卷元帝永光五年塞悉則翻獨一川兼受數

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

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詣翻又音才詣翻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夏禹疏九

河孔安國曰河水分九道在兗州界爾雅曰徒駭一太史一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屯氏河新

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導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又其口所居高於

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殺音所介翻減也可復浚以助大河復扶

又翻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治直之翻北決病四五郡南

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

士許商行視下還稼翻師古曰白白於天子也行音下更翻以為方用度不足師古

曰言國家少財役也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

隄泛濫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乘繩證翻濟子禮翻凡灌四郡三

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二丈壞敗官亭室

廬且四萬所壞音怪敗補邁翻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

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令

曰大司農名非調也姓譜非姓也秦非子之後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

平錢穀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釣翻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舩五百搜師古

曰一舩為一搜音先勞翻其字從木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南山羣盜儻宗等

數百人為吏民害蘇林曰儻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詔發兵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說輸芮翻以賊數百人在

穀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

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武帝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京兆曰京輔都尉馮翊曰左輔都尉扶風曰右輔都尉行京

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上即位之

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武帝置北軍八校尉射聲其一也秩二千石掌

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復扶又翻以吏二千石奉使湯為西域副校

二千石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先悉薦翻而盜所收康

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言外域之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雖

在赦前言其事在竟甯元年七月赦前也不宜處位處昌呂翻湯坐免後湯上

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

下選稼翻太中大夫谷永按是年夏谷永方擢為光祿大夫河平二年議受伊邪莫演降永猶為光祿大夫此

書太中大夫谷永據陳湯傳也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

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為于為翻

仄古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

奢亦趙將也并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陘音刑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景帝以郅都為雁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雁門魏尚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四年鄉讀

嚮曰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

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

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鼙駢迷翻將帥亮翻帥所類翻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

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

漢元謂漢初也

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

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辟毗亦翻

昔白起爲秦將南拔

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

不隕涕

事見周赧王紀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師古曰如

席之卷言其疾也服虔曰喋音蹀履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薦功

祖廟告類上帝

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冑之士靡不慕義

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

過宜爲君者也

師古曰尚書之外間書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

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棄爲埋馬也敝蓋弗棄爲埋狗也

况國之功臣者哉

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

之施施式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待庸臣者待湯也卒猶終也卒子恤翻使

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

也難乃巨翻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

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

自救城郭謂西域城郭諸國也燉音屯徒門翻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

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

宣室湯擊郵支時中寒見賢遍翻中竹仲翻病兩臂不屈申湯入

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

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

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

一又兵瀟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此言憑城而守者主入之半可以敵客之

倍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

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

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

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度徒洛翻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

攻師古曰謂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

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

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

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職參謀議

河平元年以河決隄塞輒平改元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

使塞決河犍居言翻塞悉則翻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

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長直亮翻盛時征翻兩舩夾載而下

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夏四月己亥晦

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

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

孝昭

孝惠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故曰

日同孝昭二帝尋皆晏駕而無嗣

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

宮希得進見

見賢遍翻

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

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

師古曰椒

房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温且芬也

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

遺賜外家羣臣妾

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劉向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遺于季翻

皆

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

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

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

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

曰放依也音甫往翻

家吏不曉

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

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

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

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

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繩

也約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

省悉井翻

故事以特牛祠大

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一牲曰特三牲備為一牢平恩戴侯許廣

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祖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叔祖今當率如故事

謂將復以特牛祠也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

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

復扶又翻下同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

草木之方生也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

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

足過過罪過也言何足以為罪也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

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

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

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翻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

曰與讀朕亦當灋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

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灋也假

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

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

心秉德謙約為右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垂則列妾使有灋焉師古曰言

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給事中平陵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

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事見上卷元帝竟寧元年上亦以無繼嗣遂納

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詔曰今大辟之刑

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

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自明習者

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

民天絕無辜豈不哀哉由從也羅謂設禁網而民無所逃罪也天絕亡辜謂亡罪而陷於刑辟死

於非命至於短折也天於紹翻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

易知條奏易以鼓翻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撫微細

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塞悉則翻匈

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

音衍朝直遙翻 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

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於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黃渾今從漢書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朝罷遣歸也自言欲降降戶江即不

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下退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

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數所故設金爵之賞以

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

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

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

初立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

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

疏與疎同

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

間古莫翻

欲因以生隙受之適

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

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

此誠邊境

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

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

翻又許元翻

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

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

令見漢使

史言永欽能得匈奴之情

夏四月楚國雨雪

雨于具翻

大如

釜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六月上悉封諸舅王

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

逢時為高平侯

恩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

平侯食邑於臨淮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

嫁為河內苟賓妻

據太后傳母李以姁去更嫁更工衡翻

生子參太后欲以

田蚡為比而封之

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蚡扶粉翻師古曰比例也音頻寐翻

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

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

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

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

以爵為姓乘繩證翻

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

所希有名將所不及

此將謂郡將也治直之翻將即亮翻

雖拜為真

尊自行尹事為

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

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

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翻一曰愒慢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素與尊有

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

師古曰建立謀畫為此議也傳

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據尊傳輔故為尊書佐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拵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以故深怨欲傷害尊

浸潤加誣

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

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

首公

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
砥音指首音式救翻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

彊誅不制之賊

賊謂備宗等

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

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

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

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棘者欲其赤心而留意於二刺也

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仲馮曰共工之大惡謂上効奏云靖言庸違象

恭滔天是也被
皮義翻共音恭

無所陳冤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

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

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師古曰期年也期音基

乍賢乍佞豈

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

論語

所載答樊遲之言惡烏路翻

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答子張之言

願下

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

下戶嫁翻行下孟翻

夫人臣而傷

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師古曰殛誅也音居

力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觀古

翻玩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坐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

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稱者與同罪即不如

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

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別彼列翻書奏

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徐州部琅邪東海臨淮等郡及楚廣陵等國復扶又翻下同

夜郎王興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臥夷邑名

後為縣地理志夜郎鈞町漏臥三縣皆屬牂柯郡鈞町音劬挺師古曰俞音踰牂柯太守請發兵誅

興等牂柯音臧哥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

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

旁射之射而亦翻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

漢使不憚國威說輸芮翻易以歧翻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

更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充翻更音人充翻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

復曠一時

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

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

勝音升下同

必相殄滅自

知罪成狂犯守尉

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

遠臧温暑毒草之

地

臧古藏字通

雖有孫吳將賁育士

師古曰孫孫武吳吳起賁育賁育夏育也將即亮翻賁音

奔

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

上讀日無

屯田守之

費不可勝量

量音良

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

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

師古曰練簡也守式又翻下同

大司農豫調穀

積要害處

調徒鈞翻

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

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

勞中國

師古曰即猶若也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

勿復通

復扶又翻

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

日墮音火規翻毀也

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

師則萬姓被害

斷丁管翻下同被皮義翻

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印

陳立為牂柯太守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理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立至牂

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

數十人出行縣孟行下翻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翻按地理志夜郎縣王

莽改曰同亭蓋因亭以名縣也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

人入見立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耕田有邑聚各有君長立數責因斷頭數所具翻邑

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偽于翻願出曉士眾以興

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降戶江翻鈎町王禹漏臥侯俞震

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勞力到翻立還歸郡興妻父翁

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

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將即亮翻翁指據阬

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饗與餉同音式亮翻縱反間以誘其眾

間居覓翻誘音酉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日供引

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日趣趣向也音七喻翻立怒叱戲下令

格之戲讀曰麾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

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

平中而胡曰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据也

三年春正月楚王躡來朝躡宣帝子於帝為叔父二月乙亥詔

以躡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廣戚侯國

屬沛郡行下孟翻丙戌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犍居言翻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上以中祕書頗散亡

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策劉歆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使謁者

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

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入校尉之一也

任音壬校尉之校戶教翻餘並居效翻太史令尹咸校數術百官表太史令屬太常師古曰數術占卜

之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侍醫屬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古曰方技醫藥之書也技音渠綺翻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已終也竟

也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括翻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

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傅讀曰附

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

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

論也偽為于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河復決平原流入

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怪敗補邁

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官百

表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孟康

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

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

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又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

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簿籍也治直之翻賈讀曰價著音竹助翻繇

資治通鑑 三十一 漢紀 孝成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讀曰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赦天下徒 三月癸

丑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 如淳曰連

昏者昏家之姻親也彤音以中翻 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

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下還稼翻下同 鳳以是

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 頻陽縣屬左馮翊 言商與父

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 疑

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

下其事司隸 句斷下還稼翻 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

上書極言詆毀商 復扶又翻 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

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 治直之翻 鳳固爭之夏四月

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

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

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
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宣帝之母黨微矣

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蓮勺音輦酌及即位

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

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

書乞骸骨數所角翻下同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

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思澤侯表安昌侯食邑於汝南庚戌楚

孝王躡薨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

能至獨不服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里不屬都護罽音計數剽殺漢使數所

角翻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翻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

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即數殺漢使者也立陰末赴為罽賓王後

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

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

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縣度在烏秬國西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縣古懸字通師古曰懸繩而度也烏秬鄭氏音鸚拏師古曰烏音一加翻

如鸚拏耳非正音也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罪

復扶又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

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說輸芮翻卒子恤翻夫德莫大

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

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

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

為壤比而為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愜音苦頰翻為壤之為于偽翻比毗寐翻今縣

度之隕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鄉讀

日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

賈賤人賈音古下同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

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

也為于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師古曰言

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更音工衡翻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

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飮下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

不肯給點下入翻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

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翻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

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嘔一口翻吐土故翻畜許救翻下同又有三池盤

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

之深陜與狹同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耕翻嶸音宏余謂崢嶸山峻貌行者騎步相持奇騎

寄繩索相引索音各翻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

谷盡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縻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

可勝言

勝音升

聖王分九州制五服

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

要荒余謂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爲九服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賈音古難乃日翻

罷敝所恃以事無用

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師古曰言已立計遣

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

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

賈音

古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陽朔元年

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氣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

始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三月赦天下徒

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

下還稼翻

時大將軍鳳用事

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

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

侍

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蓋此時以士人爲之東都始純用宦者

召取衣冠臨當拜左

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白
余謂曉開諭也

上曰此小事何須

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

乃止

劉向忠於漢室子歆附從王莽得無由此邪爵賞之柄不自上
出則貪爵祿苟富貴之人視其柄所在而趨之矣語牛倨翻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

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

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

輔成王管蔡流言周公狼跋而東其懼可知矣吐握以下士其謙
可知矣穰侯范雎事見周紀武安侯田蚡事見武帝紀間居竟翻鳳

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

師古曰言
多疾疾

定陶共王來朝

共讀曰
恭下同

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

於宅王不以往事為纖介

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
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留

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

曰人命無
常不可諱

一朝有宅

師古曰宅
謂晏駕也

且不復相見

復扶
又翻

爾長留

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

定陶
邸也

曰

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

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賢見

翻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

與相對涕泣而決決與訣同別也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

所舉章以選為京兆鳳所舉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

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賢見

翻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為符效今

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近其翻所以承宗廟重

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

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為于瑞翻今聞大

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師古

曰建立其議也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

非忠臣也

朝直遙翻

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

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

省悉并翻

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推吐雷翻遠于願翻

且鳳誣罔不忠非

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

商宣帝舅王武之子

行篤

行下孟翻

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

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

卒子

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

嘗適人

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今俗猶謂妾為小妻

於禮不宜配御至尊

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

嘗任身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婦人將生子及月辰出就他館任讀曰姓

且羌

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

況於天

子而近已出之女也

已出謂已出嫁也近其斬翻

此三者皆大事陛

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

者可知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

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師古曰微無也吾不

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為

偽翻下同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

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數

角翻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見賢遍翻師古曰辟讀曰闢

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元后傳曰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

音則從父弟余據後二云音以從舅用事則顏注良是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語牛鳳

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

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為于偽翻御進也上少而親倚

鳳少詩照翻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疆其兩翻於是鳳起視

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

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為上郡太守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朝直盜翻

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

所宜言下章吏下過稼翻廷尉致其大逆罪致文致也以為比上

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背蒲妹翻私為定陶王章

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合音蛤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

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

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

戶概翻又戶得翻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持虎符出界

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

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亡讀曰無傳曰

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予讀曰與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去謂

赦之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去也假謂假託法律以致其

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

兵馬之重

任音壬

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濫者則野

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

竟免野王官時眾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

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

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

爭引之原

復扶又翻下同說輸茂翻塞悉則翻爭讀曰諍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之也一日下有諫爭之言上引

而納之也

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

並見郎從官

從才用翻

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

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

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杜欽之罪浮於谷永以其與王鳳計議為之文過也

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

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

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
灋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
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時人難以宣言為然實未必然也

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張忠卒 夏四

月丁卯以待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

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 五侯

羣弟爭為奢侈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侯世謂之五侯曼乃

五侯之兄早死不侯五侯無羣弟疑羣字當作兄 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

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遺于季翻好呼到翻施式歧翻予讀曰與賓

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

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

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三主宣元成 上以我

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見賢遍翻 吾而不言孰當言

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

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

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操千高翻故書曰臣之有作威

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

也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

及大夫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今王氏一姓

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

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

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內為汙私之行而外則寄託治公之道也斷丁亂翻行下孟翻依

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假甥舅之

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

機朋黨比周比毗至翻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

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

譽音余件五故翻為于偽翻

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

令得給事朝省

遠于願翻朝直遙翻

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

主以疑上心

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以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數所角翻

避諱呂霍而弗

肯稱

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專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

內有管蔡

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譬互歷上古至

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

變先見為其人微象

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見賢遍翻

孝昭帝時冠石

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

事見二十一卷昭帝元鳳三年

而孝宣帝即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

王氏本濟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既免

官乃徙居魏郡元城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

康曰函測

洽切余按字書測洽之函從于從白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函即垂字也

雖立石起柳無以

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

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

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

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也縱不為身為于偽翻奈宗廟何婦人內

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

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昌平侯王無故宣帝舅也

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

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引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近其斬翻

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翻皆罷令就第第與第同

漢書率作第孟康曰第宅也有甲乙次第也亦作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

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

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

必起於漢田氏篡齊六卿分晉言漢亦將有此禍也復扶又翻為後嗣憂昭昭甚明

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
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
東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是歲徙信都
王興爲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
疆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月夏六月潁川

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

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

事

長知兩翻師古曰逐捕之
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

皆伏辜秋王鳳疾天子數

自臨問

數所
角翻

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

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

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

行下孟翻

無以率導百姓不如

御史大夫音謹敕

敕整也正也固也理也

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

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

復扶又翻

言譚等五人必不

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

師古曰倨慢也

而音敬鳳

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

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十一城門皆有屯兵

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

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

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

雨于具翻

秋九月

壬申東平思王宇薨

宇宣帝之子

少府王駿為京兆尹

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

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張

漱宣帝時尹京三王皆帝所用史言尹京者難其材先悉薦翻閏月壬戌于永卒烏孫

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

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

居上奔康居依阻其遠以自全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

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刺七亦翻於是西域諸國上書

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會宗前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復扶又翻上從之城郭

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

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

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用谷永之言也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役作者以新豐

之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也戲音許宜翻奉初陵上始為

微行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者之所為故曰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

人或乘小車或皆騎騎奇寄翻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

旁縣諸縣環長安旁者也甘泉長楊五柞柞才各翻鬪雞走馬常自稱富

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

敬武公主文穎曰公主成帝姊也臣贊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

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即元帝妹也地理志鉅鹿郡有敬武縣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

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三月庚戌張

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朝直

遙翻賞賜前後數千萬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

高陽侯恩澤侯表高陽侯食邑於東莞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王

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從才用翻上以音自御

史大夫入為將軍將軍中朝官故曰入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為相者封

侯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冬黃龍見

真定

見賢通翻

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

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

以且莫車為左賢王

累力追翻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兮翻昫漢書作昫師古曰音許于翻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

甘泉宮在雲陽縣

三月博士行大

射禮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

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

堂而雉

師古曰歷階謂以次而登也雉古豆翻

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

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

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

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

天地之氣

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

故月令以紀氣

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雉雞乳

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

明轉禍為福之驗

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攘妖而致百年

壽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歷階登堂萬眾睢睢

師古曰睢睢仰

目視貌音呼惟翻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

資治通鑑

二十一

漢紀

孝成皇帝

二二

中華書局聚

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

音先就翻留音力救翻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

閱詔音曰鼂古朝字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

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折而設翻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

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譖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

右阿諛甚眾不待臣音復譖而足復扶又翻譖古諂字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翻

足其不足曰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

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先誅

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

而出失行流聞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過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孟翻海內傳之甚

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

異欲人變更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更工衡翻下同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

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

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

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己受罪誅也又謂己言深切觸悟人主積愆而犯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

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摠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即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

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翻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用論語孔子答顏淵之言

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

渭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元帝永光四年復扶又翻帝起初陵即延陵也

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即新豐戲鄉之地關中記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樂

音將作大匠解萬年解戶買翻姓也姓譜自晉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音有解狐解揚使陳

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為功求重賞湯

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陵邑為萬

年湯得罪罷昌陵張本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

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

王孫雲客為廣德王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玄孫也地節元年福薨子懷王脩嗣五鳳三年脩薨無後今

立雲客

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

城陽景王章傳國十世至雲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

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師古曰黃圖云明光

宮在城內近桂宮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灋水

地理志豐水出鄠縣東南北流過上林苑入渭

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

羽蓋編羽為之

張周帷

周帷船之四周皆張帷

楫棹越歌

師古曰楫棹皆所以行船也今吳越之人謂之橈音饒越歌為越之

歌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

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

起土山漸

臺又為室屋象白虎殿也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

自黥劓以謝太后

劓魚器翻又牛例翻

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

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

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下

司隸校尉察三輔京

北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故責之省戶禁門也

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

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余謂言商等奢僭必將得罪何乃甘心爲之以爲樂也樂音洛而

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

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令摠集音舍待詔命是日詔

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帝前十年車騎將軍

音籍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待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

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

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

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音接于下同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

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翻又卑義翻近音巨斬翻上善其言

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按樊姬事

楚莊王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婕

仔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

曰平原澤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

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玄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顏師古注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或為

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之

悅歌舞者趙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故

曰飛燕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

復扶又翻

姿性尤醜粹左

右見之皆嘖嘖嗟賞

嘖嘖衆口稱羨而作聲也音側革翻

有宣帝時披香

博士淖方成在帝後

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淖音女教翻姓也

唾曰此禍水也

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倖仔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倖仔

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倖仔挾媚道

挾媚道者蠱詛他人求己親媚

祝詛後宮詈及主上

祝職救翻詛莊助翻詈力智翻

冬十一

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

師古曰宮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

后姊謁皆

誅死親屬歸故郡

后姊謁為平安剛侯夫人許氏本山陽人也

考問班倖仔倖

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載子夏答司馬牛之言

脩正

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

愬

師古曰祝詛主上是

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

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倖仔恐久見

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

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向翻宮閣記長信殿在長樂宮太

居之

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

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逆取曰篡風俗通寺司也諸

官府所止皆曰寺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

勃海唐滄景州清河唐貝州信都唐冀州師古

曰溢湧也音普頓翻

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敗補邁翻

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

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

索山客翻塞悉則翻下同

河欲居之

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

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

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居業數所角翻處昌呂翻

廣漢

鄭躬黨與濩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

以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

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

爲執金吾賜黃金百斤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

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復扶又翻以

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

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

侯有隙卽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

異於疏也說輸芮翻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

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專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

譏焉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不然者不爲秦伯之爲也召讀曰邵忠以

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

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師古曰分

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冉翻而說者妄云分陝是潁川郊縣謬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兩入郊從兩入人自不考耳為于偽翻長知兩翻故內無感恨之隙師古曰感

音胡閻翻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

也荷下可翻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

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復扶又翻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

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

至誠則孰不說諭師古曰言皆出於至誠彼必和說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音甚嘉其

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凌音力證翻又音

陵戊午戾后園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一火皆作災今從漢書上欲立

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

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數所角翻歲餘乃得

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

侯

恩澤侯表成陽侯食邑於汝南新息

諫大夫河閒劉輔上書

漢書劉輔河閒宗室

言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

懼動色相戒

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

況於季世

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虐

威怒謂皇天降威震怒也虐古乎字

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

行下孟翻

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

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鄭玄曰考猶稽也師古曰窈窕幽閒也

以承宗廟順

神祇心塞天下望

塞悉則翻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

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

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

以為主

考異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紀柱作柱卑人作人婢今柱從漢書人婢從荀紀

天

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

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予讀曰與

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

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師古曰漢舊儀掖庭

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

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四人皆中

朝輔以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官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

諫大夫襄賁東海縣也賁音肥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

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閒收下祕獄下遐臣

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過猶小罪宜

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理官謂廷尉也師古

臣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暴顯示也顯示其罪使理官治之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爭讀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

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天下不可戶曉師古

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直治

翻之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

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粟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蘇林曰粟弱也師古

日粟音乃亂翻又乳充翻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舜有敢

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

下留神省察省悉井翻上乃徙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

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三歲刑也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鳳嗣父爵陽平侯崇安成侯庶弟五人同

目封謂之五侯八人之中獨曼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供居用翻養余亮翻

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音毗至翻其羣兄弟皆將

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富貴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

相高師古曰佚與逸同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折而設翻被服

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翻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莽兄

永早死有子光行下孟翻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

鳳病莽侍疾親嘗藥鄭玄曰嘗藥度其所堪亂首垢面不解衣帶

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

令曰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女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闈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

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姓譜戴宋戴公之後

一曰宋滅戴子孫以國為氏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

為莽言為于偽翻下同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數所角翻五

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都鄉為新都侯國遷騎都尉光

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

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施式智翻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

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更工衡翻游者為

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隆盛也洽漸浹也周徧也敢為激發

之行處之不慙恹師古曰激急動恹愧也激音工歷翻行下孟翻處昌呂翻恹音女六翻嘗私

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朱博字子元

莽聞此兒種宜子

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種章勇翻

即日以婢奉

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王莽事始此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

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

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

求翻又許昭翻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描漆描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

音如此兩義並通毛晃曰髹赤黑漆

切皆銅沓黃金塗

師古曰切門限也音于結翻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

銅上也沓音他合翻

白玉階

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

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

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

侍郎

即之得出入禁中者宮奴有罪沒為宮奴給使宮中者

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

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

種章勇翻

因泣下悽惻帝信

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

言者然卒無子卒子恤翻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於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於

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

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

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灋戒

數所角翻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時掌翻上雖不能盡用

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

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

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

夏以十二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

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

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

之言為無窮計也

釋之對詳見十四卷文帝前三年

孝文寤焉遂薄葬

棺槨之作自黃帝始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黃帝易之以棺槨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

晉灼曰丘壠冢墳也其賢

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

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

師古曰防魯邑名也杜預曰昌邑縣西有防城墳四尺

記子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上上也東西南北之人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

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玄曰孔子蓋用士禮

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贊曰謂人立可

隱肘也師古曰贊說

是也隱音於斬翻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

周公弟第

師古曰第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第音徒計翻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

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

臧

臧古藏字通下臧棹同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

原

詳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勝音升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

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事見七卷秦二世二年

項籍燔其

宮室營宇

事見九卷高帝元年

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臧

椋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

項籍之災

被皮義翻

內離牧豎之禍

師古曰離遭也

豈不哀哉是故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

知讀曰智

下賢知同

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闕甚麗發掘必速由是

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

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

始營陵見

上卷建始二年

及徙昌陵增庫爲高

師古曰庫下也音婢

積土爲山發民

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

功費大

萬百餘

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

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愠

焉

師古曰愠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愠音昏一云愠古閱字憂病也余謂當從後說

以死者爲有知發

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漢紀

孝成皇帝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

不說說讀與悅同下同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

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

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

息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

不能就卒子恤翻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下遺稼翻皆曰

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度徒洛翻

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曰取它處土以增高為客土卒

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

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治直之翻被皮義翻故陵因

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陵又西近茂陵處昌呂翻近其斬翻

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

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

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師古曰過誤也作治

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唐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贊曰

天子之藏擴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贊說是也

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罷讀曰疲疏音疎終不可成朕

惟其難師古曰惟思也怛然傷心怛當割翻驚也懼也悼也不安也夫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故詔引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

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

侯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

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蕭何

薨子祿嗣薨上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鄴侯小子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鄴侯薨子遺嗣薨上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

有罪免景帝二年封則弟嘉為武陽侯薨子勝嗣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以鄴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鄴侯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

坐罪免宣帝封何玄孫建世為鄴侯凡五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鄴侯獲坐使奴殺

人滅死完為城曰獲建世孫也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

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

先悉薦翻省悉并翻說輸芮翻

唐虞

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

周並傳

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

子繼弟及歷載

不墮

師古曰弟繼兄位謂之及載子亥翻墮毀也音火規翻

豈無刑辟

辟毗亦翻

絲祖之竭

力故支庶賴焉

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

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

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

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

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

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

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

以往況今

師古曰況譬也

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

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

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

吝

也簡略也言既詔求其後復斬而不封略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

非所以示化勸後也

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言漢之功臣絕世者多雖難盡繼宜取功尤重者後紹其國封也

上納

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繼長喜為贛侯地理志南

鹿郡子孟康曰繼音力全翻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長知兩

翻考異曰成紀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為贛侯荀胡皆用之按功臣表永始元年釐侯喜紹封三年薨永始四年實侯尊嗣五年薨

質侯章嗣蓋本紀誤以永始為元延故也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鴻嘉二年哀王雲薨無後

考異曰漢紀俚作悝今從漢書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

皇后也九月黑龍見東萊見賢遍翻丁巳晦日有食之考

異曰荀紀作乙巳按長縣丁巳晦荀悅誤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

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

整數諫正數所角翻有忠直節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

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月

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

特進領城門兵 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翟亭歷翻

又直格翻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

涼州部隴西天

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郡漢制諸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上使

尚書問永受所欲言

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

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

王于况翻

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

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

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

則商

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

更工衡翻

夏商之

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

晏然自以若天

有日莫能危

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

也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

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

保其安存

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

得盡所聞於前

刈草曰芻采薪曰蕘文王詢于芻蕘

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

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

見賢遍翻

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

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己當作癸此承谷永傳之誤六月之

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

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

羣惡沈湎於酒喪息浪翻沈持林翻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七年崩二世三年而亡其有天下財十六年養生泰奢奉終泰厚

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

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朝直遙翻熏灼四方女

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如瀆日謂

趙李本從微賤起也廢先帝濩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當丁浪翻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

政師古曰從音子用翻橫音胡孟翻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

大為亂阱師古曰阱穿也為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才性翻仲馮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余謂

仲說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

而以爲樂瘠音千感翻

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

師古曰復亦報也爲于僞

翻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師古曰反讀曰瞞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

多

繫無辜掠立迫恐

師古曰掠答服之立其罪名

至爲人起責分利受

謝

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爲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爲于僞翻

生入死出

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孟康曰既盡也師古

日昭明也

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

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樂音洛

厭高美之尊號

好匹夫之卑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如淳曰稱張放家人爲卑字好呼到翻

崇聚

僥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

師古曰僥疾也音頻妙翻又匹妙翻

數離深宮

之固

數所角翻離力智翻

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挺身引也音大鼎翻

鳥集

雜會醉飽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不常如鳥鳥之集

亂服共坐沈湎

媠媠溷淆無別黽勉遁樂

師古曰黽勉言不息也遁流遁也言流遁爲樂也沈持林翻樂音洛

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

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

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孔子答仲弓之言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

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

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後心無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王縊而死驪山事見

秦紀師古曰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乾音干靡敝天

下師古曰靡音武皮翻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

仍臻師古曰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餒餓也

公家無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百姓無旬月之

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

己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行下孟翻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

資治通鑑三十一 漢紀 孝成皇帝 五 中華書局聚

餘載

載子亥翻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躋度或

以中興或以治安

治直吏翻

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

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

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

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陞

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

師古曰反猶還也

舊愆畢改新德

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

師古

曰去就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

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

省悉井翻好呼到翻樂音洛

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

省悉井翻好呼到翻樂音洛

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數所角翻故

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依違

師古曰展申也

每言事輒見答禮

師古曰如禮而答之余謂

答禮者答之而又加禮也

至上此對

上時掌翻

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擯永

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

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遣

侍御史收永也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

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格有餘白歷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駢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

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釂

子肖翻飲酒盡爵也談咲大噱師古曰噱咲聲也音其略翻或曰時乘輿噱謂脣口之中大咲則見此說非

幄坐張畫屏風乘繩證翻師古曰坐音材臥翻畫古畫字通下同畫紂醉踞妲己

作長夜之樂妲己當割翻妲己有蘇氏之女樂音洛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

疾新起姓諧班楚令尹鬬班之後班書敘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弃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

為於菟故名穀於菟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注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余按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鬬穀

於菟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

虐虐古乎字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何有踞

肆於朝師古曰肆放也陳也朝直遙翻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

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曰苟不若此

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注云

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

誥曰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厥德于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諱大雅所

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諱俾晝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晝為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泣涕流連也

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譚音火故翻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讜言復扶又翻師古曰讜言善言也讜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

衣更工衡翻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

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耳庭非官稱也使疏吏翻後上朝東宮

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師古曰閒謂此日也班侍中本大

將軍所舉大將軍謂王鳳也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鳳初

薦伯宜勸學召見親近今太后以其能諫正欲令帝寵異之也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翻當如字宜遣富平侯

且就國富平侯張放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

曰風讀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

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侍御史脩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奴從者閉門設弓

弩距使者不肯內賊傷無辜放知李游君欲獻女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二人從者支屬

並乘權勢為暴虐從才用翻請免放就國考異曰敘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

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

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

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類也此毗至翻數所角翻故放久不得還璽書

勞問不絕璽斯氏翻勞力到翻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

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復扶又翻上雖愛

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叩成

太后之崩也叩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叩成侯故書叩成太后以別孝元王皇后恩澤侯表叩成侯國於濟

陰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卒讀曰猝斂力贍翻師古曰趨讀曰趣言苟取辦趣與促同

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過罪也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

相宣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

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

子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薛宣免方

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荀紀云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二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

貶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貶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

永傳著之甚明而荀悅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承荀悅之

失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散悉方進

以經術進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灋刻深好任勢

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中竹仲翻有

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

為非也科律條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霸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領尚

書典樞機十餘年守灋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灋

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指也如或不

從不敢強諫爭爭讀日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

藁服虔曰言已繕書更削壞其草也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

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

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朝直遙翻或問

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

不泄如是上行幸雍祠五時建始二年罷雍五時今以久無繼嗣并甘泉泰時皆

復發徙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

聽羣臣言猶復發徙之也惡烏路翻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東萊郡黑龍出

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數所角翻廷尉奏湯非所宜言

大不敬詔以湯有功有斬郅支功免為庶人徙邊上以趙

后之立也瘡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

資治通鑑 三十一 漢紀 孝成皇帝 大 中華書局聚

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下遐光祿勳平當以為長

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姓譜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曰韓哀侯少子媿食采平邑因以為氏

高祖之法非有功不侯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閔

衛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閔王閔也賜長閔爵關內侯將作大

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與陳湯俱徙燉煌燉徒門翻

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逢皮江翻

姓也古有逢蒙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

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

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者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

處方進心恨詰去吉翻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

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數所角翻以此得

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

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曰威信免官皆在明是

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

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治直之翻縣有劇

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

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以是豪強懾服

事無不集懾之涉翻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初帝用匡衡議罷

甘泉泰時事見上卷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正月

泉園丘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折拔時中樹木

十圍以上百餘折而設翻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

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

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

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

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雒上文帝十四年黃龍見成紀始幸雍郊見五時武宣之世奉此三神

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

易以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

家祭祀多不應古禮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

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久無繼嗣冬十

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

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

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好呼到翻上書

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

上曰說輸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余謂罔欺也欺人以所無曰罔諸背仁義

之正道背蒲不遵五經之灋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

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

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興舉也師古曰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黃冶變化

之術者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皆姦人惑眾挾左道

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聽其言

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湯音蕩景影也求之盪盪如係

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湯音蕩景影也是以明王距而不

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子不語怪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

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事見秦紀漢興

新垣平事見文帝紀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事見武帝紀皆以

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唯陛下距絕此

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朝直遙翻上善其言十一月

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

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族耳應說是也殺陳留太

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共殺

並以聞皆封為侯

姓譜稱平聲漢功臣表有新山侯稱忠楚有鍾儀鍾建又有知音鍾子期訾即移翻何氏

樓虛侯

姓苑云今齊人本姓祭氏譚延鄉侯忠新山侯祖童鄉侯順考異曰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紀誤

十

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

盜庫兵自稱將軍

地理志山陽郡有鐵官

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

守及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

司農

師古曰訢與欣同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

地理志南昌縣屬豫

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

昔高祖納善若不及

從諫如轉圜

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者言其順易也

聽言不求其能舉功

不考其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

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

事並見高帝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故天下之

士雲合歸漢

師古曰言四面而至

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

知讀曰督下同

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

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師古曰鴻毛喻輕拾

遺言其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

諫說至言好呼到翻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廉茂孝廉秀才也光武諱秀改為茂才慶

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爵賜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

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翻勝音升

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

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

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閒古覓翻下同所以計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

陵不敢和從也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相內史之屬也服虔曰臣執陵君和戶臥翻

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

曰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賢曰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李奇曰求索與己和

及隨己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翻此皆輕量大臣

無所畏忌

量音

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濟子禮翻

廟堂

之議非草茅所言也

漢書所字下有當字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

福去南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

政輒報罷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

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

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

關自鬻

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關謂謁關人也疏曰叩猶至也好呼到

翻繆公行霸由余歸德

秦繆公罷霸業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

今欲致天

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

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

下之士發憤懣

懣音

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數數趨玉翻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

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

若此者亦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翻故爵祿束帛者天

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砥細石也音之履翻又音祇孔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諭國政利器諭賢

材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偽子為于偽翻倒持

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闕而發譬倒持劍以把授人也故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陛下既

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

師古曰鳶鵠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

書多觸不急之瀆師古曰言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或下廷尉而死者

衆

下稼假翻下同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

懲王章之

死也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也

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

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

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

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爭讀孝元皇帝擢之以厲

具臣而矯曲朝

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將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朝直遙翻

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

事見上卷陽朔元年

且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

孫

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

言王章妻子坐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

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

折直士之節

折而設翻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

路除不急之灋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

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師古曰虞書舜典曰

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

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

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

可比校而數也亡讀曰無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

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為于偽翻漢興

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

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

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諭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

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

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執陵

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五合... 六合... 七合... 八合... 九合... 十合... 十一合... 十二合... 十三合... 十四合... 十五合... 十六合... 十七合... 十八合... 十九合... 二十合... 二十一合... 二十二合... 二十三合... 二十四合... 二十五合... 二十六合... 二十七合... 二十八合... 二十九合... 三十合... 三十一合... 三十二合... 三十三合... 三十四合... 三十五合... 三十六合... 三十七合... 三十八合... 三十九合... 四十合... 四十一合... 四十二合... 四十三合... 四十四合... 四十五合... 四十六合... 四十七合... 四十八合... 四十九合... 五十合...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四

起著雍涇灘盡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

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

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樂音洛

六月甲

午霸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

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度

立梁孝王武八世孫也至一日十一犯灋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

有惡言梁相名禹相息亮翻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

立禽獸行請誅漢法內亂為禽獸行行下孟翻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

之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

韓詩云中葦中夜應劭曰中葦材葦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葦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葦音工豆翻春

秋為親者諱春秋公羊傳閔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外之也曷為外

之春秋為親者諱為于偽翻下同今梁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頗有狂病始以惡

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

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劫戶櫛翻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

偏辭成辜斷獄斷丁亂翻無益於治道治直吏翻汗鱣宗室汗烏故翻

孟康曰鱣音漫師古曰鱣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

以為公族隱諱為于偽翻下同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姑者父之同產長知兩翻年齒不

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妖巧也艷也好也妖於驕翻

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乃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也何故猥自發舒言何為而自發內亂之事以三

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

不得轉移躡尋者謂躡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跡也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

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治直之翻下同既已案驗舉憲舉憲者舉以法也宜及王辭

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上與尚同書呂刑皇

帝清問下民孔安國曰清問詳問也馬曰清訊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灋著明也效驗也明其

事之不然具有證驗也失誤謂誤入人罪為失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

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屬親附也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

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姓譜何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

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武為吏守灋盡公進善退惡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復

為大司馬衛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時雍於用翻時音止 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當託於雲猶君之託於臣陰陽

之合也人君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故無雲而雷 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耀

耀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

于東井字蒲內翻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

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五徵即洪範之八庶徵曰

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也 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

則咎徵著郵洪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

也妖孽並見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見賢遍翻

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

如魯哀禍扶天不降謹是也復扶又翻昇衡翻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師古曰中讀曰仲

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

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翻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

百一十歲之厄今遭無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

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無妄卦為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秦漢言无妄皆無望也朱英之說

黃歇與楊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準无妄謂其無所復望也在易則自為誠妄之妄直百六之災厄易

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師古曰直當也孔穎達曰

凡水旱之歲厥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百五十六十歲初元一元一歲

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

陽九謂早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

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入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

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

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

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翻雜焉總萃難乃旦翻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載子亥翻羣災大異

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

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悍下罕翻又侯盱翻

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師古曰卒讀曰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之處苑園也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園者種菜殖果之處手晃曰苑亦以養禽獸

徵舒崔杼之亂直曰街曲曰巷師古曰閱讀曰閑陳靈公淫于夏姬數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自廐射

而殺之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姜氏數如崔氏杼伏甲外則為諸殺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帝微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

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樊並蘇令事見上卷

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

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永始三年陳勝項梁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夏戶雅翻下同

扶問翻

然後變見於上見賢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

易輕也忽也言姦生於所輕忽也易以歧翻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

媾黷宴飲師古曰媾狎也音私列翻黷汗也復扶又翻下同勤三綱之嚴師古曰三

子夫婦也余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所謂嚴也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

崇近婉順之行遠于願翻近其朝覲灑駕而後出朝直陳

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

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微行崇飲好色也塞悉則翻諸夏舉兵萌在

民饑饉而吏不恤與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

離而上不知永書曰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蓋言已傳曰飢

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行志蓋京房易傳之辭也比年

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禾粟苗也又稼之總名比毗至翻宜損常稅

之時謂此時宜減稅也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

市怨趨禍之道也趨讀曰趣與促同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

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

施式 跋翻

振贍困乏敕勸耕桑

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

瞻而艷翻幾居 希翻又巨衣翻

中壘校尉劉向

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

上書曰臣

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

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 堯子也敖讀曰傲仲馮曰此禹

戒舜之語非舜戒禹 之辭也上時掌翻

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

尚書無逸篇 周公戒成王

曰毋若殷王紂之 迷亂酗于酒德哉

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 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 三月二十五日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

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 二月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

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 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

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 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 今連三年比食

比毗 至翻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古今罕有 建始三年十一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
晦三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

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
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 異有

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

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按向書曰秦始皇之未至
二世時日月薄食山林淪

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夔
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洗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

角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
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太山臥石

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
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 臣

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

宗成王之聲 向書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

者如 以崇劉氏 崇增高也謂增高劉
氏之業愈巍巍也 故懇懇數奸死亡之

誅師古曰懇懇款誠之意也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

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

之師古曰謂召入也上時掌翻閱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曰向

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

來二十歲閒而食入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

日亦載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亭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

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閒日入食為據

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

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

三月癸丑朔則纔一年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暮年

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

則凡九暮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

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暮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

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

三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

所折衷也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咸免

見上卷永始二年復扶又翻

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

孟康曰內朝中執也大司馬前後左

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也

并劾紅陽侯立選舉

故不以實漢制列侯選舉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

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

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

數百頃先悉薦翻據孫寶傳占墾草田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舊為陂澤本

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占音之贍翻百畝為頃上書以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師古曰直價直也貴者增

於時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

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荀紀

云十一月成紀云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悅誤今按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注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

音奇其文雅薦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

蓋王根也胡曰遂誤以為曲陽侯云余特進安昌侯張禹

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禹欲得置亭之處為冢塋曲陽侯根爭以

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宅地

請別以地賜之更工衡翻上不從卒以賜禹卒子恤翻根由是害禹寵數

毀惡之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依顏注惡當讀如字後凡毀惡之惡皆同音天子愈益敬

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飲食寢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

其小子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也即就禹雖

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

日與讀曰豫余謂與讀如字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

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時掌翻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

未能灼見人言之當否也乃車駕至禹第弟與第同舍也宅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日闢親

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

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為于偽翻災變

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

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及天道師古曰論何況淺見鄙儒之所

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傳喜作善

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

斷之斷丁亂翻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皆敬重

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言疎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帝師張禹皆敬重

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又成帝之

時吏民猶譏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至漢書平帝之

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民猶忠於漢平帝之

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張氏安矣劉氏危矣說讀曰悅

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危矣說讀曰悅故槐

里令朱雲元帝時雲為槐里令坐論石顯廢錮故稱故上書求見見賢遍翻公卿在

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

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論語所載孔

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謹案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斷丁管翻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蓋引用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

之言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又音刪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折而設翻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

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翻關龍逢桀臣王子比于紂臣皆以諫而死故云然逢音皮江翻

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余謂雲蓋言亦將如夏殷之亡也朝直遙翻下入朝同每朝同

御史遂將雲去將如字挾也攜也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

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已章

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言殺雲之事得止也及後當治

檻治直之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

也 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

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單音蟬且子余翻車

尺遮翻鞮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復

又翻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

寵異之詳見上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虐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又來太后安能

默然不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

都尉地理志天水屬國都尉治勇士縣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

祿大夫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

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從才用翻及大政俱使諭指

於公卿使傳上指以諭公卿也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上為

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等復脩經書業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

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爪牙扞禦之臣曰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

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既祭行遊龍門師古曰龍門山在蒲州龍門縣北今蒲州龍門縣北登歷觀晉灼曰歷觀在河東蒲反

縣師古曰歷山上有觀觀音古玩翻陟西岳而歸陟登也師古曰西岳華山也夏四月立

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廣陵孝王霸厲王胥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紹封傳子意孫護人薨無後今立守以

紹封考異曰荀紀守作憲今從漢書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

諸翊侯大亂降戶江翻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

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陽朔中會宗復為西域都護終更而還以擅發

戊己校尉兵迎康居降者不遂劫之與詔以贖論拜金城太守以病免故曰故金城太守守式又翻立安日弟末

振將為小昆彌服虔曰未振將人姓名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弟不可別舉姓也考異曰烏孫傳以未振將

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兄字誤耳定其國而還還從宜翻時大昆彌雌栗

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

雌栗靡刺七亦翻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

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公主謂楚主解憂也公主之孫於雌栗靡為季父

久之大昆彌詔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

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

校尉諸國兵復扶又翻 校戶教翻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即就也師 古曰番音

盤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

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 鄭氏曰婁音贏 師古曰墊音丁 念翻 婁音樓選精兵三十

弩李奇曰三十 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

罪即手劍擊殺番丘手執劍曰手劍 記檀弓曰 子手弓子射諸手守又翻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

為言來誅之意為言奉天子命來誅 番丘之意為于偽翻今圍守殺我如取漢

牛一毛耳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自諭其身甚微也宛王郅

支頭縣橐街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到支 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宛於元翻烏孫所

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

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翻 食讀曰飲下同會宗曰豫告昆

彌逃匿之為大罪

謂豫以誅番亡之事告昆彌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亡逃匿漢欲誅之而昆彌匿之則

於漢為有大罪也

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

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死則於骨肉為傷恩故

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

號戶

會宗還奏事天子

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

奏以為堅守都尉

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為雌栗靡復離堅守臣節異於諸翎侯故以堅守二

之字寵

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

與銅墨云

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

末振將弟卑爰壹

師古曰壹音竹二翻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

并兩昆彌

卑爰壹自此疆其後都護孫建襲殺之將即亮翻

漢復遣會宗與都護

孫建并力以備之

復扶又翻下同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

憂勞且無寧歲

分立兩昆彌見二十一卷宣帝甘露元年

時康居復遣子侍漢

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

貢獻

既遣子入侍而又奉貢也都護郭舜上

言

此時郭舜為都護平帝元始間孫建始為都護上時掌翻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

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強弱不繫二國

之叛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

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質音致遺于季翻亦相候司司讀日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

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反為中國生事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為于僞翻然烏孫既結在

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

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點戶入翻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翻啗音徒濫翻

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

省悉井翻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

詐也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度徒洛翻賈音古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

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

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悔之也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

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使疏吏翻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章顯著也漢為其

新通為于偽翻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禹貢所謂岷山

導江即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水曰瀆水亦曰汶阜山在氐道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

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西歷天彭關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其源

濫觴者也漢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即其處岷音武巾翻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

惡之惡音烏路翻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幽周

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即漆沮也余按幽王時有是異後卒為犬戎所殺岐山者周所

興也周自太王避狄去豳而邑于岐山之下周之王業遂興於此漢家本起於蜀漢高帝始王

漢中起兵還定三秦誅項羽遂有天下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

提大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

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於辰在申至辰者至大火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

在卯如淳曰孛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至辰也孛蒲內翻參疏簪翻殆必亡矣 二月丙

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恩澤侯表定陵侯國於汝南

三月上行幸

雍祠五時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

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各余按自秦川逕南山通漢中南谷曰褒北谷曰

斜徑五百里東至弘農長安南山連延東至弘農今商號二州之山皆是也南毆漢中與

驅同張羅罔置罟罔與網同古字通用置音吝邪翻捕熊羆禽

獸熊似豕而大黑色羆似熊黃白色被髮人立而絕有力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

館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館以罔為周法李奇曰法遮禽獸圍縱禽獸

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延

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葦陽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中山王興定陶

王欣皆來朝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共王康之子朝直遙翻中山王獨從傅定陶

王盡從傅相中尉師古曰三宮皆從王入朝相息亮翻上怪之以問定陶

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

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師古曰說其義也侘

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灋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

廢師古曰中志之也法令力政翻令誦力呈翻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鞮係解

師古曰食而獨在後飽及起又鞮係解也鞮音武伐翻余謂賜食於君前禮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降階鞮係

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夫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鞮足衣也係所以結鞮帝由此以為不能

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數所角翻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

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傅昭儀定陶

共王母也隨共王就國為定陶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

根遺于季翻票匹妙翻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

計皆更稱定陶王迭互稱其材美也師古曰更工衡翻勸帝以為嗣帝亦

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師古曰為之冠也為于偽翻時年十七

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于關東二漢

書關東當作都關師古曰都關山陽之縣

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自北地太

守徵

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

上時掌翻

略相反覆專攻上身

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為大

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

故事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黨

於王氏故即時免

數月卒

史終言之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

票騎將軍

王根先勸帝立定陶王為嗣漢書孔光傳先書根勸立定陶王事下即書召方進光褒博入禁中通鑑因之亦不書根今但以下文觀之

根亦召入禁中也

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

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

後者為之子也

昆弟之子視猶子也以弟之子為兄後則為兄之子矣公羊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此公孫

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

定

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

謂兄弟同父之親子其親親於兄弟之子

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

兄終弟及殷法也殷自外丙仲

王至于盤庚率多兄弟代立而尚書無文光所引蓋今文尚書也師古曰比音必寐翻余謂當如字讀

中山王先帝

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

得相入廟父為昭子為穆則兄弟不得相入廟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

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

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為帝之後恐其怨恨使

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大鴻臚掌諸侯故任宏守大鴻

臚之官以徵定陶王守者權守也任音壬臚陵如翻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

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言為太子故云假充若元非正余謂王謝意蓋以將有皇嗣今為太子特假充耳臣

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謂昏定晨省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再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旦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也侯有聖嗣歸國守

藩書奏天子報聞報聞報已覽其書而不從其請也戊午孔光以議不

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光左遷廷尉而何武自廷尉為御史大夫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殷子姓也其後為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樂等姓

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

湯後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

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

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此元帝

時議也是時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侯恩澤侯表殷紹嘉侯國於沛

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上行幸

雍祠五時 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公卿表元延三年何武自沛郡太守為廷尉是

年三月戊午為御史大夫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

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廢事

也廢事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

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

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而大司馬為專官故根不復領票騎將軍

以御史大

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

武封汜鄉侯在琅邪不其縣後改食南陽博望鄉師古曰汜音

凡其音基

皆增奉如丞相

如淳曰律大司馬大將軍與丞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奉讀曰俸

以備三公焉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

匈奴

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

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輿為右賢王

樂呼韓邪單于大闕

氏之子輿第五闕氏之子

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

或說王根曰

說輸芮翻

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師古曰斗絕也

地之斗曲入漢界者也直當也

生奇材箭竿鷲羽

師古曰鷲大鵬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

翻鷲音就余按鷲羽可為箭翎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所謂皂鵬是也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

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

言得此地為中國利也為于偽翻下同

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師古曰直猶正也余謂直徑直也

為有不得傷命損威

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為損中國之威

根

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

之說輸芮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語次交語竊見匈

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久勞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為三都尉師古曰澤音

鐸索音先各翻如淳曰番音盤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謂從直割地以其斗

入者與漢也斷丁管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

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單于曰此天子詔

語邪邪音耶疑未定之辭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

為單于畫善計耳為于偽翻單于曰此温偶駱王所居地

也師古曰偶音五口翻駱音塗下同余按後漢書匈奴有温禺犢王班固燕然銘曰斬温禺以覺鼓血尸逐以染鏗意温偶即温禺也

後人妄加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形狀謂地形之

夷險可割與不可割之狀也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生草木鳥獸為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

復扶又翻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鞮復株鞮傳其弟

搜諧搜諧又傳其弟車牙車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單牙傳之囊知牙師是為五世漢

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慕中國不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已問温偶駮王匈奴

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效中

國之言耳仰音牛向翻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先父謂呼韓邪藩還遷太原太守

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守式又翻使疏吏翻詔報單于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灑當死更大赦二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

卸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詔云更大赦二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初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今徙藩為

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濟子禮翻冬十月甲寅王根病

免上以太子既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嫡相傳

為大宗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嗣者為小宗定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太宗後義不得復顧定陶共王親也十一月立

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楚孝王臨宣帝之子太子議欲謝少傅闔

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少詩照翻下少府同太

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

奏玄左遷少府槩戶効翻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初太子

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在定陶國時也及為太子

詔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王實生太子不得相

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

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亦稱太后為陛下後世多稱殿下唯臨朝乃稱陛下

下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不得復顧私親此私親謂傅太后丁姬復扶又翻下同王太后

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

耳謂抱養太子恩猶乳母也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

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衛尉侍中淳于長有

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州牧

牧也守郡守也遺于季翻下同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淫過也放也許后姊嬖

為龍雒思侯夫人龍雒思侯韓寶增子也晉灼曰嬖音靡余按韓寶已死故書諡諡法外內思索曰思追悔

前過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嬖雖皇后之姊列侯之夫人以淫放失身

於長而長自有正室故為小妻記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婦人女子之持身不可不慎也許后時居長定宮

許后廢徙昭臺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嬖賂遺長欲求復

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繩

證翻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許為于偽翻嬖每入長定宮

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褻汗也易輕也易音七歧翻交

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

數所角翻長以外親居九卿位長太后姊子於帝室為外家之親次第當代根

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

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

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

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

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東宮太后宮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

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長太后姊子故呼為

兒往白之帝莽白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

就國就定陵侯國治直之翻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

常怨毒長毒苦也痛也怨之甚也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

從長請車騎以長當就國所常從車騎無所用故請之師古曰嗣子謂適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

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曰陛

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

曰言不宜遣長就國於是天子疑焉帝知立素怨長今為長上封事求留疑心於是而起下有司

按驗下戶稼翻下同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恐融就吏而事泄故令其自殺

以滅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凡詔所繫治皆為詔

獄非必洛陽先有詔獄也窮治考鞠以窮其姦也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

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

故郡長母若即王太后姊故居魏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母名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

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

師古曰狡狂也猾亂也復扶又翻

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

灋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

太守孫闕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陳咸皆歸故郡朱博

杜陵人孫闕亦京師世家陳咸本沛郡相人據漢書翟方進傳則博闕免官獨咸歸故郡耳與字皆字衍元延元年咸免光祿大夫故稱

故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灋吏

事以儒雅緣飾

師古曰緣飾譬之於衣加純緣者純音之允翻

號為通明相

相息亮翻

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

微指謂上意所嚮未著見於外者

奏事

無不當意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據

進傳長初用事方進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之交者不獨一方進矣

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

大臣為之隱諱

為于偽翻

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

上時掌翻

上報

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

師古曰與許也余謂此蓋論語傳傳音直戀翻

君何疑焉其專心壹

意毋怠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

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

餘人孫寶蕭育皆能吏也以急於求進比匪人以得罪是以君子慎交函谷都尉建平侯杜

業素與方進不平函谷關置都尉以譏出入業杜延年之孫素不事權貴與翟方進淳于長皆不平方

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敬免就國據業傳業與淳于長不平長當

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出關後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

不敬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

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

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

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

士邑錢封邑所入之錢也掾俞絹翻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

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蔽膝韠也亦曰韞鄭玄曰韞太古蔽膝之象

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它本皆有此二

字其飾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

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春秋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

池之會吳主會而書先晉不以卑臨尊也治直之翻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刺史六百

石下大夫之秩也其朝位亦班於下大夫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

以應古制古制九州一為畿內八州八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置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更工衡翻下同十二

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犍為郡於水濱得

古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厓也音賓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毋句氏作磬後或以玉為之犍居言翻議者

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記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鄭玄曰辟明也

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說輸芮翻設庠序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庠者養也序者教也陳禮樂隆雅

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

之有也治直吏翻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禮

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是過而養人也刑

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灋也而有司請

定灋削則削筆則筆

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言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

益以筆就而書也

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

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

為于偽翻

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

不能具禮而廢禮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俎祭器如机盛牲體者也豆似籩亦所以盛肉籩用竹而豆用木管笙簫之屬也絃琴瑟

之屬也夫教化之比於刑灋刑灋輕是舍所重而急所

輕也

師古曰舍廢也舍讀曰捨

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灋所以助治

也

治直吏翻

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翻

至於陷大辟

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

常行也辟毗亦翻

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

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

漸子廉翻師古曰貪其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翻

詖音彼義翻閑習

也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

歐讀與驅同

終已不改帝

以向言下公卿議下退稼翻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按

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師古曰營度地也表立標也行下孟翻時又有

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詩卷翻

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元帝設弟子員千人劉向自

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

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數所角翻輒

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故終

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

王氏代漢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